

最早读到“红袖添香夜读书”这句是在鲁迅的散文里，具体是哪一篇现在不记得了。前年表哥结婚时，父母给我一张红纸，叫我凑合着写些喜庆和祝福的话，我思考以后写下了这样一联：“碧纱待月春调瑟，红袖添香夜读书。”写完后我欣喜不已，因为我把自己最喜欢的“红袖添香夜读书”这一句给对出了上联。

后来在查阅资料时得知，此语最先出自清代魏子安《花月痕》的第三十一回，原文是：“从此绿鬓视草，红袖添香，眷属疑仙，文章华国。”稍后的清代女诗人席佩兰这样引用过：“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

“红袖添香夜读书”，每当读到这一句，我都感觉它充满了无限韵味。平常人苦读书都是佳闻，而捧卷夜读，有红袖在侧明眸顾盼、纤手添香，当然更是十分雅致了。即便落魄的士子于风雨萧索之夜，在烛台渐冷、神思欲昏之时，有布衣荆钗的妻子在旁亲手添上一炉篆香，也比独对青灯黄卷的读书人多出了几分温存。香气氤氲，徐徐袅袅，即使窗外凄风冷雨，屋里也必是一室春意，那是一种多么淡雅温馨的意境。

想起这一句时我总会忍不住同时想起陆游《钗头凤》中的“红酥手”三个字，我这样的想象也是源于感觉，因为我觉得酥的不是手，而是心。“红袖”是古代对佳人的代称，其意象在古代诗词里出现的频率颇高。比如白居易在《对酒吟》中就有“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杜牧也有“谁家红袖倚江楼”的句子，再看一首韦庄的《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满楼红袖招”可谓写尽了少年时的风流，满楼的女子都为之倾心不已，那是一种怎样得意的心情啊。

再看一首晏几道的《阮郎归》：“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酒筵之上，金樽清酒琥珀光，歌女长舒云袖，应节而舞，一曲教人断肠。而沉醉销魂之际想起往日的富贵悠闲和如今的潦倒身境，如何不生惆怅呢？尽管诗人那种披肝沥胆的真挚一如既往，但在他经历了许多风尘磨折之后，悲凉已压倒了缠绵，虽然还有镂刻不灭的回忆，可他已经害怕回忆了。

韦庄写的是少年的潇洒狂放，而晏几道道出的却是中年的落寞颓唐。人到中年时，倘若没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回忆，又拿什么来安慰自己那流逝了的青春呢？

绿衣

古人说到颜色，总喜欢把红和绿放在一起提及，如王安石的“动人春色不须多，万绿丛中红一点”，又如李易安的“绿肥红瘦”，蒋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或许古人觉得红色和绿色是最具视觉冲击效果的两种颜色了，而较之红色的热烈与张扬，绿色则别具一种内敛和沉静。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忧兮！绿兮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经》里的这首《邶风·绿衣》，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的悼亡诗——凉风袭人，木叶飘零，转眼便是深秋，男子翻开箱篋找衣御寒，赫然看见了当年亡妻亲手缝制的衣服，不禁触及了他内心深处那不忍示人的哀伤和心痛。那合身精细的裁剪，一针一线都缝进了昔人绵绵的深情爱意，然物是人非，如今却只能任泪水沾湿襟裳，正是：“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斯人已



摇曳在古诗词里的美丽深情

李晶

红袖

去，此情却在，睹物思人，黯然神伤。时间和空间都难以永恒，惟有经过时空淘汰积淀下的情思可以留下岁月踪迹。天堂虽遥不可及，心灵却是指向它的，有了这种指向，生命之舟就有了泊锚之所，不再随波逐流了。

再看牛希济的《生查子》一词：“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词中描写了云烟掩映、露如泪冷、半轮残月、寥落晨星的如词中人一般依恋的夜晚，一宿的告别话说不完满腔离情，马蹄轻敲，客人远去，青葱柔美的芳草绵延到天涯。可蓦然回首，穿着绿罗裙的伊人仍伫立门前，痴痴凝眸……“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要说的一句话如此简单，情意款款，该引起多少离人的念想啊。

说到芳草不能不提到苏轼，《林下词谈》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叶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唱《蝶恋花》。朝云歌喉将啞，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破，是枝

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幡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也。’遂罢。然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情深而重者一如朝云，更如苏轼。

苏轼的《江城子》也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诗，悼念的是他的结发妻子王弗。诗中至情至性的文字浸漫着一襟血泪，嗜骨入髓的思念发自锥心裂肺的恸哭之声里，十年生死相隔，茫茫人海不知，可纵使相逢，你还会认得出我这风尘满面、双鬓飞霜之人吗？曾经心爱的女子，临轩梳妆，青鬓如云，恍如昨日，但梦中蓦然惊醒，却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诗人知道在故乡松岗之上，那座明月清照的孤坟将是伴随自己一生的爱与痛。不思量，自难忘。情痴如许，夫复何言！

让我们再读一首宋征舆的《蝶恋花》：“宝枕轻风秋梦薄。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着。偏是断肠花不落，人苦伤心，镜里颜非昨。曾误当初青女约，只今霜夜思量着。”青女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掌管霜雪的女神，又叫青娥，

是月中吴刚大仙的妹妹，名叫吴洁，在广寒宫里专司降霜洒雪。每逢秋至，她便会来到人间，落在高峰之巅，手抚一把七弦琴，随着清音徐出，霜粉、雪花就会飘然而下洒在大地上，霜冻雪封掩埋掉了人世间的一切不洁。

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名为《霜月》的诗，里面有这样两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令我突然想起《夜宴》中周迅扮演的那个青女，明眸皓齿，素面淡妆，恬然自若地唱起了那首《越人歌》：“出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那阕清歌仿佛从春秋穿越过来，悠悠飘荡，如一朵莲花盛开。仿佛看见越族女子正打着双桨，划出一圈一圈的涟漪。那歌里唱的是爱慕，那眼里流的是渴望，而那心里存的是一丝卑微，正如青女对皇子无鸾清澈无私的爱——缠绵悱恻的歌调，一唱三叹的婉转，当歌声止绝，便把那杯鸩酒一饮而尽。没有大喜大悲，没有撕心裂肺，有的只是她对爱的寂寞的坚持和执着。

只是不知，君知否？君知掌管霜雪的女神，又叫青娥，否？



春节

陈海金

远远地
从腊月的巷子里
飘出了浓郁的年味
梅花站在岭头
醉了千年的乡愁
一幅幅窗花
挤满幸福的剪影
火红的挥春
只露一角
村落就显得落落韵致

爆竹声声
淹没了犬吠
以祝福串门 以笑脸相迎
炊烟向来者摇摆起了尾巴
几粒雪屑
从天空轻轻飘下
被父亲烟筒熏透的农谚
在岁月心房蠢蠢欲动
几只春燕掠过
刷新一个季节的记忆

海南游抒怀

吕枫

欢声一路沐朝晖，
歌与长风比翼飞。
取景临桥夸五色，
流觞傍水博三环。
亚龙湾里温泉浴，
蝴蝶谷中篝火围。
唯恐天涯春去早，
良宵淡月赋诗微。

